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之官官
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家其黜
聞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瀆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
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
失不謂憲宗亦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
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
居易諫事遂寢

任官官喜進奉德宗之大故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爲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
莫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
通僂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侂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
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爲無
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
至公以此言之庶有孚乎故普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
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爲吝嗇雖化貨萬物
其益無方而歸根養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趣汙
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均爲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均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其
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回曰請問其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道如何均必
有復于主矣茫然以正心爲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擢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均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
爾觀均告憲宗爲理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愾甚則怒又甚焉
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為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晉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為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
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
之上今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
史臺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而膚
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
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斥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樸揚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為監察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瘋義之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瓘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盡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墮壞元烈而其於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剷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爲忠言安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栢亦不得遂况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爲小人之歸者憲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割切豈出李絳之下一爲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取告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挫折不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讎抑沮裴度以隳河北之績雖積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不遜湏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泥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跋而效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者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
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湟
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况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瓘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垺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遽能出之非帝惡承瓘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瓘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旣以謝希光又以過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墮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未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瓘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
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敬天怒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魏絲竹萬八千
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且不遑暇食周公慕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爲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爲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頔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頔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父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盱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色便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弃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為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為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為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處動搖之原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系甚矣其源

乃自憲宗啓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太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之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官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官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絳處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官者鼓扇憲宗方建官者則雖絳亦安能爲力哉憲宗過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吐突承璀

曳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度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柰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謀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憲宗畏之恐妨己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統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隕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
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
呂政栢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皋
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爲
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
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瀑火就燥雲從龍
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
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蕭卷隋楊
廣而慕用皋尹且冀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
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
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
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

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
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寡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
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
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九
官遜讓三千之衆實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
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
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
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
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
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
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
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僞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羅

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
焉乃大相繆矣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
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
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
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
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
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
麟太宗延士於瀛州子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
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
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
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
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衆甚

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
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
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鏗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鏗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
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
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
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
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
暗始勤終勸之失是故武丁與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
說得以欽承惟既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又列于庶
位不然說方且爲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
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瓘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瓘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瓘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爲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拂寧出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情絳必不去相位承瓘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晝豈特復歸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爲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爲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終艱艱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叔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儼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弃是不然夢得子

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爲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版文爲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子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熾中心甚憎爲彼所竒不知爲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然懟未嘗少後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一人者既矢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爲深幸損廢沒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扁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爲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陸
不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
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鎔
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備后太宗征高麗
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爲善亦豈
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
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
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
爲兩役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韋貫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鏘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流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社聽命其有不服然後
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爲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爲中書舍人

孔子曰爲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聖子蒞濁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訓誥之體追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具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遂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竒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鳴鴉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已蹈善自新厥德逸樂盤遊之術不設於身體名
醜堯舜譽昆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甚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羣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盡本屬

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使程異數進奏
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白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垙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異鎔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乘閒緣隙升爲卿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
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異鎔程進擠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墮于弒逆前日虛心克己
黽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道必能位
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濇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
而相臯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 是天德也 不知此道者 其初以意氣相合 資之與
事造業 既得所欲 則心無常守 而愛惡移焉 所謂將恐將
懼 其子于懷 將安將樂 弃子如遺者 故漢景平七國 則亞
夫死 晉武敗符堅 則謝安退 德宗還京師 則陸贄逐 憲宗
定淮蔡 則裴度遠 惟近合希意之小人 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蠡所以浮海 夷子房所以從赤松 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 李長源所以爲隱 遯者也 方是時 憲宗任宦官悅進 奉
异罇 結吐突 承瓘以羨餘得相 其黨熾甚 裴度與崔羣極
諫 不聞 臺諫有言 反謂度爲朋黨 益信黨論 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 而以誣陷君子者 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 多靈草 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求之 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者 上曰 煩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
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
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
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
必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
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
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
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
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眾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筭憲宗常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爲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勲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斥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兵鍾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餒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間暇而般樂怠傲是
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
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
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鎛深恨之

皇甫鎛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
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
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彘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曰崖州之

貶其猶爲輕典乎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矣鏞譖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爲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靳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鏞錢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鏞焉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勳勞發而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爲式此亦君
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爲君能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爲己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
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
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
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
拳而勿失者也己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
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
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
爲賢主乎一旦居非民之上身在大喪極方在殯已與羣
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駁孺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其養敬之類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
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
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于薰陶涵養而已
矣一曰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閭寺嬪御之時少則
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孰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
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道
既踈保職又闕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
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祗慄而莫敢仰視萬方奉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且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又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完下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懲戒而況幼冲之質其可廢閑邪拂違之道乎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侈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盛聲樂嬉戲上木之奉多因澤匪頒宴遊之費所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侈靡爲貴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者旣以天下養矣身爲聖人可謂弗辱矣烝烝又人格姦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恇淫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爲刺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爲誥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者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豕孰重郭汾陽不怒父豕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爲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爲侈靡弘正釐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己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子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爲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

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
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
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有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
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
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
勰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
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
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
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倣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
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

士落籍者衆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乘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服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悅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施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入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奏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爲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也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挾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去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衆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

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然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勲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

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為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况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榮感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為人所愚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入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傅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為禎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生足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皆無驗而二相俱罷然則何說也禎為宰相聽邪人計賂吏兵部為出告身不問其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為其罷宜矣而併及裴度則以主禎中人愠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况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引僧孺為相以排己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文饒資氣勁直材略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流隸得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闐闐間竟不可得豈非命哉而况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為

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庸鄙之夫徃徃爲之其爲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換藏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爲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已是則人爲也而其所以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爲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說有去宰相時來則爲之今以不速爲生怨不亦淺陋之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爲儲貳逢吉

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爲端州司馬百官詣中書賀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李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上乃嗟嘆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爲人臣而動搖東宮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乎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貴戚惑於內羣臣攻擊於外加李紳之辟苟非韋處厚力爲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以建儲爲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旣閱文書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旣爲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
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紳既貶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為逢吉黨獨處厚一人
忠於敬宗姦臣陷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
自是日益卑矣

蘇文明與染工張韶善謀作亂置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
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康藝
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
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闔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
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為辭矣赦其死已為
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滅燭行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熟專昵官官其禍至於殺之生之發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爲後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諫今日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不然宴遊逸樂之可爲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爲是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陛下方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什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鄂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乃中使也上怒擊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顧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多少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籍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風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袞之箴而答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沮廷吉
所引而伸李紳米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阨而罷
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敝化奢麗以蕩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爲
從諫未嘗典兵衆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鎮賜
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旣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

十一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
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軍事幾應接當如是
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斬焉無乃可
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李逢吉罷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爲度言者亦衆敬宗卒能
辦察誣謗召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
而已而前史斥爲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狎暱羣
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弑何也
曰帝之習爲不義自在東宮爲日已久血氣未定卽享富
貴之奉非稟資卓異不陷弱者鮮矣斐固忠賢若伊尹教

相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
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
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各儒寘之左
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既博學之
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
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
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
效於章跡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
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子孟爲
師學之爲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
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卑識
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
爲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
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子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葦二賢當國
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爲常事故歟進奉
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葦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
不能革使姦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
多矣豈非裴葦之責耶

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
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閹寺
擅權致陛下不得止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
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毋蕤狎之臣一則譏及文
宗二則舉陸贄輔三則力詆官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
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
取賢屏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因蕡
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
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殿中公議既
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

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
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
小也哉賈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
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
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日備色耳
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
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興起治道無疑矣而且夕承弼之
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
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交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薄激之眾怒大譟趨府絳方宴飲不為備遂為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溫造為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囚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與敬猶為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為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官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交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己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終之禍皆
楊叔元所為溫造既能誅戮亂真宜并叔元織之具以事
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為失
刑無乃亦懼畏比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
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
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為
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
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鞠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覈實注等
恐詐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
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為裴度辜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
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
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
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
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
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興甲莩夷之爲踈也焉存亮無
寵於敬宗而卜染之變衛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屠
害逮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
王璠懷姦故爲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
孽不可遺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說
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

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悰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輻輳之狀譬如騏驥有蹶失而無駑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悰稱小子爾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嵬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造爲此語以陋文鏡而史家不別乃撿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爲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悰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鏡爲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輕之歸而益驕

平章曰如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為之效彼疆國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為之禍與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治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為上之理也我則慕為忠義為上之亂也我則變為驕恃已無執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為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真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元為善者責於真知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杜牧讀三鎮策驚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次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自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間閭彫弊上嘆曰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聖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一言爲名而不敢謙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爲諂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耻也則不受尊號
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
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
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
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相不
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忮
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
不能自己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
知道循義於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爲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爲作率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喑鳴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爲弑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官堅亦無由起然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黥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爲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崇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孫詞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為利隨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輿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不望其一言爲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慊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豎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爲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爲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爲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纒易一二言

如樛木冬蠶斯桃天芣苢之類以爲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觀夫堂奧也未習相師徇末志本於是有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爲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爲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丸承蜩履狶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乃至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

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容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耻。矢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為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為不宜，再用陳夷行曰：「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耳。」紂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盍剗刑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
奉身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
主之德有三百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暴薨謚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曠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
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它日爲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
謚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
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
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爲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幢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聞知其
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官人張十
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臨朝生亂彼鈞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爾耶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已遂矯詔封成美為陳王立穎王瀍為皇太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道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爲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甲子
洗頰水是不能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
是支幹乏劣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
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
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
卓然甫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爲後王終始之法夫不
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
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
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
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懵懵焉不然當

疾病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面
命大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意欲其居正寢不死於婦
人宦豎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蔭其子
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精氣閉藏者爲之
及有官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
爲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
闊略不問蓋扭於賜姓是猶用柞接爨割牛補羊了不相

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笑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志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兩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爲世保衡周公旁作迂衡之爲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以伊周爲法平心平怨平章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者而自爲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珣二人李德裕力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在安王陳王猶是太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

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
也以位爲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
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太寶如晉廢中
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旣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彌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穎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卞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
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濬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向若安王

得志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爲樂者哉雖氣
智吳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
及成年未克壽子弗克立其爲毅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
一明而可戒乎

右散騎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
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爲相者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世以爲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遂賢能引

援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姑爲此文以眩
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窳其爲交私大矣公
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下無不
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
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
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爲辨乎居易
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
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
之道也他日見擯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耻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耻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耻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三耻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蹂血屠城然後爲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欲遣生羗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雪久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馮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而嫉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欸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徇利忘義匹夫耻之況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劔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

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臯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臯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己當國政必不爲程元振召寇之事邊隅

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乎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略何至爲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害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既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道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
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
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
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
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
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
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者也並時衆賢
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
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
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主當

辨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譬之爲政欲復古而行井
牧旣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漫經界者此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
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
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
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
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
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
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罔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傳說也
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
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
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親擢意者特不欲

德裕引人恐為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嬖論之未足多祗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為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己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踈斥我衆怒之刃亦莫

之勝禦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階閭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姦諛於旣死也爲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恕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去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一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首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宗祖破亡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
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以豢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
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
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焚感
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窳窳
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
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
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
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
子積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既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亦密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官豎無道故也天下莫密於人心以呂政大索而揮推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斥責士良伸理涯等既感其因以爲可恃也嘗無一人知藩鎮得強理逆勢悖非能久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爲安乎王涯賈餗自有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黽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豎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噤以沒身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字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討之

莫難強如忌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
猶扞去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
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
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
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
流汗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
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後張此正驕慾
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

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感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滯弱豈惟驕
欲已肆彼怒念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
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
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
分未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
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
二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
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
于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
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負恃上

恩曰假有過其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孺閔于嶺海之
陬瘴癘之地然後爲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
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
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
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收收而克數十
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強記著書立言之學
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真等勸之九毀四千六百餘寺
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
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
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

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必待歸真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之才歸真行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人獨見欲不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貸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倉卒難豫處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九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嘗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日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爲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爲上相受深知六十年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珣揚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

如其餘固與善矣

卷第二十五

1712

1712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瓶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爲也築陷墻之貨高乎王烈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間獲則以爲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弟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揚國忠置

暄上第者爲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
人可以激類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
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錄是已在端陵朝興是事
若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
不可解是以謫見于天日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
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
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
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爲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
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
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
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
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爲宣宗
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伸冤一節觀之
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
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曾不能然是
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
伯慈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樓欲自
與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附于憲宗不合葬于景

陵爲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善挈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與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與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褻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越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貶母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玉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爲之夫者下則譏爲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爲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鄭太后無恙聽政之

初遷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然是以寵嬖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鑄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爲庶子所陵其怏怏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弒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祔廟其與季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事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爲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

能反者改備邊庫爲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爲備邊庫
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特
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
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畜戶部度支錢帛
及受諸道進助最爲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
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
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
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
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

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
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
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敗人理雖以風歛露集居野
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
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宰
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乎矣乃遣京兆少
尹劉潼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直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
歸館而贄弘至竟滅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
攻討其計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爲二策
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
馬氏所謂信爲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
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狙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不爲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爲例曰止可令王宰
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爲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
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
生之期城下之盟牛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羨薨追諡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鄆王宜爲太子者也合生者不建而
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鄆
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士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
中故羨與滋得愛於上羨旣死淫爲滋兄沂爲滋弟其下

猶有潤洽納汶四王一紊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宗察慧整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違事皆無達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通正理移此心以奉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弑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末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爲孝乎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白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官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惠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官其心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卅元寶

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蓋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比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爲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爲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爲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專各有爲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爲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爲人所廢當立者爲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
為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
不惑猶以大利為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
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
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甚
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關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
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
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
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恩義者矣人臣必以君
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己者人主之道也

魏謩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謩獨正言上每嘆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詭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字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
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涯
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爲綯委
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
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耻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
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
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因而
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
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旣遭焚掠發兵費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
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常朝多賢相繼論列
雖實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
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
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
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
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實之審如是將
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
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
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
無得進奉則民獲庶乎又少損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沒數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龐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或曰。縱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儆畏災異者。絕少。宣宗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璿。至滋爲其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出之爲淮南監軍副使。元寶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乃導宗之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鄆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
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早立也以無寵故常居外宅
必欲立滋盍亦及時而定既慮越次則溫立何疑焉猶豫
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密屬所厚中人不與
大臣謀之自以爲得所付矣曾纘息之未定同列意見異者
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幼之
序果何爲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富
有天下爲心錐子亦靳與之比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
褚間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
奉長君蓋素不爲上所厚當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
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愛而立之耶大抵
欲恩出於己則是非賢不不得不相反故王宗實立懿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杜
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悰封而歸
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委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
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
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悰
無語皆惶怖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
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
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黨
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析則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棕相反復豈棕附語
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夔王王宗實亦元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
者迎鄆王而奉之文安得官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審欲治
當時宰相是授立者自以爲功則此旨當出於王方兩實
揚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虞恭宗廟孝思
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
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
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
業者無其本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
陵以是爲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
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
書而飲杯圈猶爲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
當以耽宴遊之心而鄉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
惰爲憂勤革侈費爲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
也

五年三月彗出千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譽蓋瑞星也

主大喜慶請宣示中外效諸史策從之

彗即字也字言其氣彗論其象氛侵字字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彗字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爲瑞者也星孛而爲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世霜皆可以爲瑞矣後十年龐勛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而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患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爲來日計况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爲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爲相曾無格君竄懼之戒反聽司天詣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
賜予不可勝紀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
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賞盜而不竊路遺而不拾魚鼈鷺
獸亦不可勝用強蠻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
一動莫爲防制於是酒池醢醢本於杯勺肉林暴珍本於
炙臠盆膏柱炬本於照燭文土繡木本於館宇優伶預政
本於絲竹帑廩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
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爲賢伊尹以豫
怠儉德爲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
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
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

豈歎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
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爲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
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爲州長史何其
知一而不知二歟爲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
畏愛之今以樂工爲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
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爲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
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彦曾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屢乞代還不得
遂作亂推龐勛爲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
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爲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
至徐州爲患必大綯以無救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
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
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
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
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爲藩鎮
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
則歛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
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險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令

狐綯事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爾身在外及蒞事變必
從權宜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足平者大倫安便已
忽略大謀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助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囚彥曾殺戡等三人上表求節鉞
崔彥曾有數百里之地爲之牧長資賦嚴察未濟以寬文
行刻害不濟以怨委任三將軍中懷然而不知府庫空虛
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
難乎其善後矣况當變故乎其囚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爲資送未幾拜同
平章事

懿宗固駭矣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
揚收女資送甚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敗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爲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富冑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莛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是莛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莛渴求飲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爲則無不勝任者崔莛爲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不稱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汗辱自己求之耳亦可爲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對言請破邊城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

上因流蟠叟於愛州

古以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爲路巖而庇邊威
爲邊威而流陳蟠叟蟠叟已之忠臣也邊威宰相之姦吏
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
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既
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
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諧價公道壅塞紀綱紊
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連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
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思州司馬

一康承訓討龐勛勳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勳既平
亦無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愠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
公行叢保衡爲臧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餽謝
既累月矣叢保衡以爲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
夫虜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爲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穀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韋穀裕身爲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譏
之穀裕出位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樓

膜拜流涕霑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此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是以見懿宗年齒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爲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爲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繫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喜怒乃皆爲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為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
而薨

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
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
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
推慈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
市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蒸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
後連年水旱盜賊蜂起

懿德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
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
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
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
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
所謂焉用彼相者其辭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管穰宰相皆賀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雲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木亂之兆
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
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詔

諛佞偽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恠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等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違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瑒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柰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怒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留後克用令軍士乃文
楚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
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寧武哥
嵐等軍

子爲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止使石
碯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
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
耶夫淺中暴悖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蓄
智豁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
豈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禦蠻寇所
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豈州爲賊所破文楚

親罹其害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減削軍食以致怨怒州
既爲人所奪身又隨而菹醢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
國故聖人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節度使
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碎矣不爲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祇以滋之耳
無亦力爲上言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
若有開寤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
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趨廣州擊黃巢黃巢必遁走乞敕王鐸盛兵
守昭桂梧州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亦崔沆巨盧瑑昧於制勝之道且爲宰相而
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比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喪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
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君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徃徃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棄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臧獲下陳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力殄賊恩榮卒至爲唐勳巨顧不賢於卷寇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君之手非不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達靼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磻磻耶達靼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黃巢方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為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王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達觀言者人為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達觀信之詭詞為貌可暫而不可久非辱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浼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為王其意謂媚

龜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楊收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忤於令孜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爲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子欲其后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爲縣令報仇者有爲郡守雪耻者有從其征役饑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冕至爲人怨疾甚於虎狼虺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

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爲說推剝困苦如忍弗及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
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匪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旣臣之矣而又納亡命
匪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
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
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耻於衆中拜乃先謁之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慮玷辱何憚更改今
日於隱廬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貴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凡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旣委質矣而畏人之知抑何異於拚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遂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敗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也九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所有然後可信今竒恠其字而不含筆墨虛險其詞而不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揚火御杯勺散肴核聞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日晝之時皆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是論之孝武之蒿呼與夫壇祠彤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為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為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為害僖宗荅詔責駢獨使鄭畋為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為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陳敬瑄勝邛州允旣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旣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粟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所能韓秀昇揚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卒換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

揚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爲
己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使

召李克用雖揚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
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憚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
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
人慘忍忤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
憂反以播遷歸功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爲太子時
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福每重江淮荆襄自代宗末漸罹兵革其後裴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以藩鎮擊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
此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致恐其爲亂因事劾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揚師立何其蔽歟是時天子在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反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
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
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慢之酒
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圖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
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
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
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
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敎其危
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
厚俾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之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
克用豈為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為書與全忠曰茲者遠赴
急難苟免曠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鼯鼠飲河過於杯
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弊有失溫恭之道至
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各由涼德違敢修
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阽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
黨加刑誅祗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譽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紀者拏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
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
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庇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又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
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韋昭度

遣召朱致迎駕致亦惡令致遂與克用合追逼聚輿上幸輿
元致還鳳翔欲立襄王煇遣拒之致脅百官立之使遣爲冊
文遣辭致自加侍中以遣爲太子太保遣稱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由令致自上爲親王時有寵旣即位擢爲
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遣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爲不可爲蓋於此有決乎如以
國步眞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致猶前日之令致豈
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左右乎且已未嘗爲
上極言令致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致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

辭撰冊文不從朱致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宮保之命矣處
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致王重榮殺熅車駕還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道邺
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道邺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宋氏謂
宰相孔緯與道邺有隙劾其僞署而殺之緯道何隙直以上
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道邺疾不見以是爲憾耳雖然道
邺有拒朱致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棄官歸
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爲餘
人力爭而不爲道邺區別惜或以思考之道邺之死由田令孜
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道邺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孜并及昭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為相此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師相文獎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為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士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壞垣白

滑敵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
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
制冬麻蔚然天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以乃奏置
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
楊行密之在淮南其治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
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
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
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斂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
十八縣皆以全義爲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
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益急彥恐駢黨爲內應殺駢并其子
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爲
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享祿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立可見殃慶之必餘也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駢感用之使一方塗炭揚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予以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揚行密也給去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曾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毅殺之罪未及呂用之之
十一也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謀爲高駢謀
謀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
不殺賊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
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土乃受其私
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
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
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
受謀必以爲險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毅又誰詛厭之哉
然女子小人冒疾險很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
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躬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
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
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
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
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官豎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
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
盍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
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雖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植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爲之彥植知而不治又爲之隱而以盜
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父速
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錕擒之朱全忠與錕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爲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錕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圖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今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笏袷衫內侍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器而躋之於是有所為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禦人所以口給不知從權之夕習以為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為階

初張藩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藩以功名為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濬請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乎。僭亂也。而先結揚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有是乎。不自省已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連見小利。始任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颺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造之詞固未易析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叛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寵勳剪黃巢興襄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旣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數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茲者率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宣武全忠兼併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濬格
鬪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堂蒙開宥察其精
神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
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
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
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
同流故也是以爲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
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
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
爲咎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讓之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好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未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爲藩方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
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
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
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
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
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
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
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史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
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
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思所不及者一日得
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交忌人勝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爲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子則所遺多矣

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爲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旄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建屢請誅田令致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致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千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爲國督姦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以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廬州刺史蔡儔發揚行密父祖塚行密攻斬之左右請發其父祖塚行密曰何爲效之

父祖塚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然可釋矣黨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爲寇也向使不得儔而泄然尚不當效尤況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爲解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爲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答以優詔

申諭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興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接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貴坐于太平非有艱虞懼憚于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有於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屯難中乃忿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鄭懿好詛諧爲歇後詩上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堂吏往告蔡未信吏曰特出聖意蔡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旣而賀客至蔡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意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蔡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臺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林焉冒利而忘義此固小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
爲利爲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鮮君子不可不致慎於
此也

董昌苛政重斂以充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爲忠官至司
徒爵郡王昌求爲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赤效至計宜勤勞適足以酬蕃祿智計而不
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爲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
覲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況於欽氏財貨國爵乎夫竭萬
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
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
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而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
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卓竇

憲梁莫善書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計則禁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此司不便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邠岐爲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爲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歸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
天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者據李紱罷相又同昭緯被
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遣杜
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即稱兵脅誅宰
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
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耻故仗義
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國辱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
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爲首今日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
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朝不虛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
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僂浮輕狡之心以
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
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顛躓危迫未有不動心
與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
之况結強藩以爲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人
容有不能知姦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
何善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禕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槿花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求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護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
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主